是

文科

第一章

生

的

專

利

陽光魔法

不知不覺,夏天又來到我們身邊。我喜歡夏天,因為在猛烈的陽 光下,世上萬物都顯得熱情奔放,同時又撒下深深的黑影,變得 深沉神秘。這令我不禁想到另一個神秘的問題:寫作是怎麼開始 的呢?

每個人開始寫作的時間和理由都不同,我小學開始寫故事,但主要是模仿喜歡的作品,一邊抄襲一邊加入自己的東西。真正開始文學創作倒是大學的事,那時我寫了〈在燒焦的日子〉一系列組詩,講我的中學時代,記述十多歲的夏天。

寫作的開始,就是寫下令我感動的事物。中學時期的夏天,與朋友度過的每個暑假,人和事物在陽光下,時而晃亮時而陰沉,在我的記憶裏留下不能磨滅的烙印。我有位中學同學,父親是水果小販,中五暑假,我跟那位同學坐在路邊看守水果檔,每天如是。看着陽光照亮各種水果,又將馬路上的汽車和對面的公園照得色彩艷麗,我覺得這片景象美極了,深受感動,但當時的我,沒想過要用文字把這份感動記錄下來,因為找不到合適的表達方法。

上大學後,我認識了新詩,才能把那些夏天印象,通過文字記錄下來。當然,新詩不是唯一的途徑,後來我還用小說,一次又一次地重現那些夏天,只是主角不再是我,而是我筆下的人物。從那時起,我發現夏天和陽光有更多含意,例如青春、友情、記憶和時間。

寫作是怎樣開始的呢?是陽光的魔法,喚醒我寫作的細胞。有什麼事物曾經令你感動呢?仔細回想,說不定寫作就從那裏開始。

在燒焦的日子呼吸

往後的三年 我零碎地夢見 中五的畢業典禮 禮堂的景物漸漸剝落 我想起美術課上 做的撕貼勞作

那時還沒學會憂慮 我們傾斜透明的糖果盒子 看着裏面的陽光流動 坐在排球場邊的木椅上 咬着飲管看書 談起中史科的考試 你還未分清甲乙組的分別

我們還是喜歡戲劇嘛 在雜亂無章的道具堆中 吃着熱騰騰的蛋撻 做道具的時候 你割傷了手,我第一次 把它放在自己的手心裏 後來謝幕時還緊握過一次 那和暖又帶點顫抖的表面 我嘗試在短短的幾秒間 摸索那已經癒合的傷口

把舊日曆斯下吧 貼到一頁頁新日曆上 時間滲入勞作紙與紙的縫隙 你也跟着走了進去 (其實我又何嘗不是) 就像某年在石澳的村屋間 我失去了你的蹤影 騎上輪子順時針轉動的單車找你 踏了很長的一段路呢

我們從來都擅長錯過 一如會考後那個明媚的夏午 我們最後一次坐在火焰樹下 呼吸日子燒焦成樹影時的氣味 大叫了一聲好熱呀 之後,就靜靜喝着汽水不再說話

自High與陣痛

曾經收到一位女同學的功課,是一篇小說,她在裏面夾了一張紙條,表明這是純粹為了「自High」的作品,意思是說:「我寫來玩玩罷了,寫得不好不要見怪。」

我當然不怪她,雖然鬧着玩,但那篇小說寫得不錯。我欣賞那位 同學的態度,寫作本來就是充滿樂趣的,為什麼不能當作自娛、 好玩的事情呢?寫出內心感受,記下不想遺忘的事情,創造存留 在腦袋裏的虛構世界,通過文字到达一個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 世界。不管別人怎麼看,寫我想寫的,純粹「自High」。

不過,寫作的樂趣,有時會伴隨着痛苦。例如靈感枯竭、不知如何遣詞用字,或是在佈局上左搖右擺,不知道如何寫才好。這些情況我都遇過,真是痛苦,而且不好與外人道,說了別人也不會明白。那怎麼辦呢?有時我會把這些寫到一半的作品暫時擱置一邊,過一段時間再拿出來繼續寫;有時我會硬着頭皮寫下去,說不定「最好的尚未來臨」,捱過這一關便會好起來了。這是寫作的陣痛,像準媽媽生孩子,必須經歷痛楚,等孩子生出來,便會感到無比的滿足和快樂,將之前的痛楚忘得一乾二淨。

寫作既能帶來樂趣,可以自娛,同時又會帶來痛苦,而且寫的時候愈是痛苦難熬,完成作品時的滿足快樂便愈大,這算是等價交換嗎?

在這裏,我還想談談寫作的另一種樂趣,那就是挑戰自己從未試 過的寫法,甚至嘗試沒人用過的寫法(要知道哪些寫法沒有人用 過,你需要大量的閱讀。)一旦成功,就像發現宇宙裏的新星 球,快樂得難以形容;失敗的話,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下次再試 就是了,正如在茫茫宇宙中找尋新星球並不容易,但探索卻非常 有樂趣。

文字藏寶箱

到底為什麼要寫作呢?為了交功課?(相信這是許多同學的答案。)其實寫作是為了拒絕遺忘,簡言之就是讓自己記住。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都有寫日記、寫博客,或者在facebook上寫下心情片語的經驗吧?那是因為我們有想記住的東西,所以才會寫下來。

遠古時代,沒有文字,原始人在洞壁作畫,為的也是拒絕遺忘; 古人的文學先是口述的文學,但話語和聲音在當時無法保存(還 沒有錄音機啊!)文字發明以後,人們開始用文字記錄生活、思 想和情感,通過閱讀、流傳、改編(二次創作),這些古老的故 事都保存了下來,我們得以閱讀。

一旦你有不想忘記的人和事,便會有寫作的動力,但如果我們對生活麻木,自然記不記都無所謂了。今時今日,我們還可以藉着攝影和錄像來抗衡遺忘的力量,不過攝影、錄像和文字各有優點和限制,例如文字更有利於記錄思想和感情。在生活節奏急速的社會,遺忘的力量只會愈來愈大,我們不是更需要用寫作來拒絕遺忘嗎?

除了個人的事,寫作也能保存社會的事。香港的城市書寫,正是 用文字創作記錄、刻畫、想像一個城市的故事,通過許多人的嘗 試和努力,積累為歷史。正如我們藉着閱讀,認識唐朝的面貌, 知道法國大革命的因果一樣。從個人拒絕遺忘開始,到一個群 體、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參與寫作記錄每個片刻、每個時代。 好像把今天的東西,收進時間囊,埋入泥土下,讓未來的人發 現。

雖然寫下來的人和事,最終都消逝了,寫作似乎也不能拒絕遺忘,但人們還是前仆後繼地寫,我想這是因為寫作的人,真心喜愛那些人與事,害怕時間會把那些人和事帶走吧!你有什麼不想忘記的呢?從今天開始將它們寫下來,放進文字的藏寶箱,讓它們穿越時光,並在你的意識裏烙印。

好奇博學的人

讀大學,相信是許多中學生奮鬥的目標。香港的大專教育,主要 是為了培訓專才,擁有專業知識和專業資格,是美好前途的保 證。近年來某大學開辦了「創意及專業寫作」學位課程,看來寫 作也是一門專業。

我從不否認寫作是專業,不過在「創意及專業寫作」課程的簡介會上,我發現這個課程還要修讀資訊科技,數理思維、美學和人類學等科目,可謂包羅萬有。其實這一點也不奇怪,作家除了要善於遣詞用字,還得是個好奇博學的人,尤其是小說家。

近年中學新增的通識科,令許多同學叫苦連天,但同學有沒有想過,通識科裏的各種知識,也可以是寫作的素材?科幻小說作家,必須掌握一定的科學知識,同時對新科技抱有好奇、探究的心態;歷史小說作家,則要多讀史書,認識古人生活,這樣筆下的文字世界才有實感;愛情小說作家也不是談情說愛就能打動讀者,若對心理學、兩性關係有所涉獵,寫作時也甚有幫助。如果同學讀過日本偵探小說《神探伽俐略》這一類的作品,便會明白為何寫作人需要具備各方面的知識了。

日本在這方面叫人佩服,日本人創造出《交響情人夢》和《神之水滴》等作品,讀者欣賞之餘,也能學到一些西洋音樂和紅酒知識。我最喜歡這些知性的作品,自己也曾經做過類似的事情。記得小時候,我對螞蟻很感興趣,不單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它們,還讀了不少相關書籍,我是讀文學的,螞蟻的知識跟學科成績無關,只能算是課外閱讀而已。後來,我寫了一篇名為〈螞蟻〉的小說,得到中文文學創作獎亞軍,這都得益於生活的觀察和有關書籍。

培養自己成為一個好奇博學的人,在課餘多接觸與自己所學科目無關的書,或者參觀展覽,就會發現自己寫作的進步,不但題材多樣,作品也更豐富飽滿。雖然,我們不一定要成為作家,但好奇心和博學的態度,會讓我們的生活多姿多彩。

You are what you read

有句話叫「You are what you eat」,人如其食,我們的脾性和健康情況都反映在每天的食物選擇上。我想寫作亦然,也可以說一句「You are what you read」。每次讀到寫作班同學的習作,都能從故事情節和語言習慣,猜到同學平時愛讀哪些書,甚至有沒有讀課外書。

我想起大學老師胡燕青的話:「從優質閱讀入手。」回想十年前,浸會大學教職員餐廳,每星期一次的詩會,我把自己寫的詩影印十幾份,戰戰兢兢地帶到餐廳跟詩友分享。座上客包括胡燕青老師,還有師兄師姐和同學。他們會不留情地批評我的作品,而我也嘗試去評論別人的詩作,從中學習。有些同學承受不了被批評的壓力,漸漸就不再來了;有些則因學習太忙而失蹤。我覺得寫詩比功課更重要,急於進步,便留下來。

胡老師不但教授寫詩的方法,也提醒我們要在閱讀上下功夫,她 要求同學從優質閱讀入手。簡單來說,就是挑選出色的作品讀, 回避平庸之作,以免被其影響。到底要如何挑選佳作呢?一句 話:「閱讀經典作品,遠離流行作品。」經典作品流傳了不下數 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證明它們都是優秀之作,是人類精神文 明的偉大結晶,不但內容情節、思想深度,以至語言風格,都值 得同學欣賞和學習。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閱讀意大利作家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為什麼讀經典》(Why Read the Classics?),你會發現,所有偉大作家都是從經典作品吸收養分的。文學沒有新比舊好這回事,高中的同學,可以嘗試讀卡夫卡(Franz Kafka)、契訶夫(Anton Chekhov)的短篇小說、中國四大名著、西西和劉以鬯的書;至於初中的同學讀《小王子》(Le Petit Prince)、阿城的小說也很不錯。我認識一位中三同學,她在暑假裏讀了幾本張愛玲的著作,新學期作文大有進步。

由於現在的中學生都不愛讀經典作品了(大多是古典作品),所以寫作內容淺薄、語言乏味就成為普遍現象,要提升寫作能力更無從入手了。記住! You are what you read!

延伸知識

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

意大利作家,一九二三年生於古巴,因其作品的奇特和豐富想像力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意大利作家之一。

代表作有《我們的祖先》(Our Ancestors)三部曲、《看不見的城市》 (Invisible Cities) ,《意大利童話故事》(Italian Folktales)。

一九八五年,這位意大利作家在濱海別墅猝然離世。留下一份來不及發表的文學講稿《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甚具文學研究價值。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

二十世紀奧地利德語小說家,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出生於捷克猶太家庭。 文筆明淨而想像奇詭,常採用寓言體。

卡夫卡性格内向,一生鬱鬱寡歡,其作品也多透露這種氣質。卡夫卡生前共出版七本小說的單行本和集子,逝世前曾留遺言「將我的一切手稿銷毀」。死後其好友布勞德(Max Brod)違背他的遺言,替他整理遺稿並出版,此後文章才得到比較強烈的迴響。代表作品有《變形記》(The Metamorphosis)、《判決》(The Trial)、《飢餓藝術家》(A Hunger Artist)。

為紀念這位獨一無二的作家,一九八三年發現的小行星以「卡夫卡」命名。日本當代小說家村上春樹甚至將自己的小說取名《海邊的卡夫卡》, 以示他對卡夫卡的喜愛。

契訶夫(Anton Chekhov)

俄國小說家,是一位世界級的短篇小說巨匠,被稱為「世界三大短篇小說之王」。但是讀醫的契科夫卻說:「醫生是我的職業,寫作只是我的業餘愛好。」其作品多以寫實風格為主,風格幽默,極具諷刺性,表現對醜惡的痛惡和貧苦人民的深切同情。代表作品有《小公務員之死》、《變色龍》。

《小王子》(Le Petit Prince)

法國飛行員聖埃克蘇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寫給成年人看的 童話故事,世界最暢銷的出版物之一。講述一個飛行員在沙漠失事,遇見 小王子之後的故事,看似童話故事,卻對生活和人性作了相當意蘊深長而 理想主義化的敍述。作品發表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二百五十多種語言,全 世界迄今已售出兩億多本,連書中插圖手稿也成為極其珍貴的藏品。

《小王子》出版一年後,聖埃克蘇佩里執行飛行任務時失蹤,至二〇〇四年,作者離奇失蹤近六十年後,人們才在法國南部海底發現他失事的飛機 殘骸。法國人曾在作者逝世五十周年時將他的頭像印在紙幣上。

阿城

中國當代作家,原名鍾阿城,出生在北京,作品不多,但被譽為「動詞用得最好的當代作家」。語言樸實、毫無花俏,但卻極其生動貼切,其代表作品有《棋王》、《樹王》、《孩子王》。其中,《棋王》講述文革時期知青下鄉的故事,這部中篇小說贏得許多讚賞,甚至被譽為「尋根文學」的開端,小說中的情節環被改編為徐克的同名電影《棋王》。

詩比歷史更真實

用詩記述歷史和志言,可說是詩歌寶貴的傳統。有時讀到年輕人用詩表達對歷史大事的感受,宣告自己的態度,我感到很高興。

以歷史事件作為詩的題材,我們往往會書寫一些具體事件或物件,例如寫六四事件的詩,我們會用「坦克」或「燭光」來標明,盡量使讀者不致與其他歷史事件混淆。例如劉曉波的〈記憶〉有一段,大家一定很熟悉:

是誰,偶爾拍下了 站在坦克前 揮動手臂的小伙子 使全世界為之感動 但,除了坦克上的炮口 沒人看清過他的面容 他的名字也無人知道

再進一步,我們在詩裏明言或暗示,自己在這事上的立場和願望,例如同情遇難的青年,對未來懷有美好的願景,堅持薪火相傳等等。這種寫法是值得讚許的,不過,歷史事件過分主導,有時就難免限制了詩。

亞里斯多德說過「詩比歷史更真實」。這話聽來匪夷所思,其實 他指的,是歷史只是對過去事件的一個簡單描述和記錄,而他認 為詩除了複述歷史事件以外,還能夠超越某一特定歷史事件,揭 示事物的内在規律和可能性。詩是面向未來的,具有啟迪性的藝 術。

我們既然用二十多年前發生的事作為題材,就當問自己,除了回顧和抒情,還可以從這影響無數中國人的事件裏,找到有關歷史、國家、人生的内在規律,類似本質和宿命似的東西嗎?當日,我也為這事寫了一首詩,用六月飛霜的典故念記歷世歷代含冤受屈的人,並且提到有朝一日連我們也會長埋黃土,成為沉默的一群,這是每個人的大限,可憐的是含冤者仍未得到平反,與大家分享這首小詩〈六月的雪〉。

六月的雪

梁偉洛

你們在泥土裏牽手 身體蜷曲成嬰兒 又像未出生的花

點一支燭光 便會看見廣場上的天空 六月的雪還沒有停 堆積成母親的白頭 她寫的信沒有人讀 她的淚永遠潤濕

但你們被念記 像所有在六月的雪裏 被掩埋的人

有天我也會在泥土裏 與你們牽手 將口號換成沉默 穿越一個最漫長的黑夜 像螫伏多年的蟬被喚醒 為團聚在夏天裏喧囂

延伸知識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古希臘哲學家,他的研究範圍極廣泛,包括哲學、美學、邏輯學、物理學、詩歌、生物學,可謂全能型哲人,其學問之深廣是現代人無法想像的。亞里士多德對古西方哲學的貢獻尤其重要,與蘇格拉底(Socrates)一起被譽為「西方哲學的奠基者」。

如何讀一首詩

早前,為一個文學網站舉辦的新詩創作比賽擔任評判,與幾位評 判同桌而坐,拿着手裏的詩稿高談闊論。整個過程,自己也學到 很多,而且重新思考如何讀一首詩。有時我們寫詩的取向,在乎 我們如何讀詩。懂得讀詩,才會寫詩。

讀一首詩,如果明白作者的意思固然好,但情況總不理想。很多時候,我們不明白那首詩說的是什麼,或者只明白一部分,其他部分就像個謎。讀詩一定要明白嗎?不一定!如果不明白,就用自己的閱讀經驗,或者同類作品做尺子。想一想,與我讀過的好詩比起來,這首詩怎麼樣呢?例如一首詠物詩,與同樣是詠物詩的佳作比起來,是更好還是更差勁呢?如果一味解謎,一心想把不明白的地方讀懂,恐怕沒完沒了。

有了一把尺,便能判斷看詩作裏有沒有語病,或者生硬陳套的句子,有沒有故意雕琢、過分修飾的地方。這些往往是初學寫詩者的毛病,有時連老手也會因信心不足而犯了呢!這是語言方面的問題。此外,詩的節奏也是要注意的,詩就像音樂,從頭到尾讀一篇,應該有流暢統一的節奏,若故意造句或斷行,節奏就會破壞了。詩又像圖畫,我們可以細讀意象,看詩人在這方面有沒有營造出使人難忘的畫面。意象是否推陳出新,而且與主題緊扣。

所以,懂得讀詩,必須先讀大量的詩。不管好詩壞詩,慢慢調教心中的尺,並接觸不同風格的作品,建立認真而獨立的鑑賞眼光。

我們都不是天才

一八九七年,十六歲的<mark>畢加索(Picasso)</mark>獨自到西班牙馬德里求學,他考入聖費爾南多畫家藝術學院(Real Academia de Bellas Artes de San Fernando),但卻因不適應正統、規規矩矩的學習模式而停學。他轉而走到普拉多美術館(Museo del Prado)觀賞名畫,向他敬重的藝術家學習。

一百一十年後,我在巴塞隆拿(Barcelona)參觀畢加索美術館,印象無比深刻。我記得有一個展廳,大概有中學禮堂那麼大,展示畢加索一系列的抽象畫。這幾十幅抽象畫有一個主題:全是臨摹迪亞哥·委拉斯蓋茲(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 y Velázquez)的〈侍女〉(Las Meninas),這幅畫於十七世紀的〈侍女〉,便是畢加索年輕時在普拉多美術館觀賞過的作品之一。

畢加索將〈侍女〉臨摹了一次又一次,並加上二十世紀的各種藝術手法,例如抽象主義、立體主義,再融入自己的風格,成為一系列聯繫着傳統和現代的經典油畫。這讓我明白,天才原來也是非常用功的,而且現代從不排斥傳統,要寫出現代名著,必須有深厚的傳統根源。

同學,或許我和你都不是天才,但用功和堅持都是我們可以做到的。有時老師佈置一個你寫過的題目,你會覺得很悶很沒意思嗎?這個題目你寫過多少次?兩次?五次?畢加索臨摹〈侍女〉卻不下數十次,而且每次都會找出不一樣的角度和手法。寫作和繪畫相似,熟能生巧,讓我們在日復一日、看似了無新意的作文功課中尋找新意思吧!

延伸知識

畢加索 (Picasso)

法國著名畫家,二十世紀現代藝術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遺世作品達兩萬多件。包括油畫、素描、雕塑、拼貼、陶瓷等作品。畢加索的作品通常被分為九個時期,大致是「藍色時期」、「粉紅色時期」、「立體派時期」和「晚期」。

寫作不是文科生的專利

部分同學以為,寫作是文科生專利。文科生語文較好、讀歷史、 修文學,寫作是順理成章的事啊!這麼說來也沒錯,不過寫作其 實屬於任何人,包括理科生和商科生。

大學期間,我認識了一些文友,他們有讀數學的、讀醫學的,甚至有讀商科和讀建築的,我們一起寫詩,分享閱讀心得,度過一段愉快難忘的時光。他們各有專長,看世界的角度和我不同,常常給我帶來啟發;他們一旦把自己的專業融入作品,更是精彩絕倫,令人耳目一新。

雖然我讀文科,但對科技也很有興趣,常常留意科技新聞,並從中尋找題材。例如我的小說《女媧之門》第六集《雲端記憶》,便是以「雲端運算」這個概念為題。你可能不知道雲端運算是什麼,但你也許聽過iCloud,iCloud便是雲端運算的一種服務。雲是互聯網的象徵,而雲端運算指的是在本機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利用網絡彼端的資源運算,使我們的電腦檔案、資料都可以寄存在雲端上,只要你有一台連接網絡的工具(手機、平板電腦)便能存取這些檔案了。

以上是現實的一面,創作還有想像的一面。在《雲端記憶》的近未來世界裏,人們的記憶都變成雲端運算的一部分,而男主角的一段重要記憶,更被政府封鎖起來,無法存取,間接變成失憶的狀態。為了取回這段記憶,他成為政府的敵人,務必突破無形的封鎖。

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寫作也跟科學有關。如果你喜歡推理或 犯罪小說的話,會發現寫作也跟心理學、犯罪學和醫學有關。一 個認真的作者不會固步自封,反而會去學習不同範疇的知識,因 為世上萬物都有着有形無形的關係,創作便是把萬物聯繫起來的 其中一個途徑。

如果你是理科生, 今天開始嘗試寫作吧! 如果你是文科生, 便去 擴闊視野,接觸、學習一些本科目以外的知識。

搖擺飛行

有時我會想,教授寫作技巧,對提升同學創作能力有沒有幫助呢?技巧固然重要,但思考更重要。我發現同學寫作時往往步步為營,十分謹慎,擔心作品走題,不符合老師的要求,更怕低分。為了得分,同學們更願意在框框裏寫作,寫出平庸無奇的作品,新詩尚好,散文多是濫調之作。技巧教得再多,但作品卻不見突破,情況讓人擔憂。

這使我想起F16戰機,這款美式戰機曾是劃時代製品,它的問世,是戰機設計史上一大革命。在此之前,所有戰機設計都是以平穩飛行為宗旨,若駕駛員因故無法操作,飛機仍會在原有航道上平穩飛行,可是這樣,一旦進行戰鬥,戰機的平穩性不但無助攻守,反而令戰機更易被擊落。於是,工程師設計出F16,在必要時,F16可靠電腦操作,在航道上平穩飛行,但當駕駛員切換為手動操作時,F16特有的機翼和機尾,便會使戰機偏離原有航道。這種與生俱來的不穩定性,使F16能以舉世罕見的高速追蹤或擺脫敵機,主宰戰況。

同學的作品也應像F16戰機,勇於離開原定航道,大膽、靈活、多變。我明白學校作文跟創作是兩回事,學校作文有其規則和框框,同學更不宜拿作文考試分數來冒險,但步步為營的寫法不但無法在公開試脫穎而出,還會令創作窒息,寫作無法進步。

我建議同學好好珍惜平時寫作文的機會,拒絕庸俗和濫情濫調,挑戰框框,平時作文低分有何大不了呢?一旦發現寫得過火,下次調整過來便是,若發現調整太過,則再嘗試突破,慢慢找到創意寫作和校内作文之間的平衡點,在寫作上遊刃有餘,猶如F16戰鬥機的搖擺飛行,稱霸天空。

34

創作是換一副眼鏡

詩歌作為最古老的文學形式,不但提供抒發感情渠道,也開啟了一道門,讓我們有更多觀看世界的方式。在學校學的修辭、寫作技巧,其實都不是技巧那麼簡單。它們是一副副眼鏡,可能是近視鏡、老花鏡,甚至墨鏡,戴上後便能看見有別於平時的世界。例如比喻,為什麼作家能將兩種無關的事物,用比喻聯繫起來呢?這是因為作家跟我們看世界的方式不同。我們用語言文字記下這些不一樣的觀察,便成為文學作品。

戴上一副顯微鏡,雨水便擁有了生命,就像顯微鏡下的微生物。 戴上一副老花鏡,便能喚醒懷舊之情,老樹呈現,這是城市裏的 孩子、學生和上班族不會留意的。元代詩人<mark>馬致遠</mark>的眼鏡更奇怪,他自己打造了一副眼鏡,戴着它看到的東西好像都斷裂開來。他的元曲作品〈天淨沙〉中的第一句「枯藤老樹昏鴉」,三 個沒有關聯的名詞並列,卻又構成一副靜物畫,引發無限遐思。

詩還有一個特別之處,不同於散文、小說,詩不僅用語言文字創作新文本,甚至可以創新語言文字。如果說語言文字是創新的工具,寫詩就是「工具本身的創新」。那副架在鼻樑上的眼鏡,我們可以自己打造。可是要怎麼打造呢?每個詩人都有不同的方法,保持寫詩的熱情,享受寫詩的喜悦,也許就是最持久的上策了。

延伸知識

馬致遠

馬致遠,字千里,號東籬。中國元代初期雜劇作家,人稱「曲狀元」、「馬神仙」,河北東光人。與關漢卿、白仁甫、王實甫等人並稱「元曲四大家」。他在元代散曲的地位,正如李白之於唐詩,蘇軾之於宋詞,尤其膾炙人口的作品〈天淨沙〉,將意象渲染用到極致,遊子思鄉之情在兩三個詞中滿溢,成為文學課堂上的經典教材。

從抄襲到學習

教寫作班多年,我曾遇過同學抄襲別人的作品交功課。不過要辨別功課是否抄襲也不是易事,學校教師沒有時間檢查,而我則會嘗試在網上搜尋題目、某些名字或句子,看看同學有沒有抄襲網上的作品。另一種情況更常見,有些同學把網上的資料(例如維基百科)照搬,不但沒有消化內容,也沒換成自己的文字。所以說,互聯網雖然方便,但也帶來不少問題。

抄襲當然不好,不但有違誠信,對學習寫作也沒有好處。不過, 抄襲並非純粹照字搬紙,也可以抄一些無形的東西。例如借用電 影、電視、流行小說和流行歌曲的故事、情節、句子和情感,表 面看來,這些文章情節豐富感人,但由於不是自己創作的,對寫 作和個人成長也是無益的,久而久之,更會磨滅我們的觀察力、 感受力、想像力和思考批判能力。

模仿,是學習的一個重要階段,與抄襲或借用不同,模仿不但不會照字搬紙,借來的故事、情節、句子和情感,更需要反思消化,改用自己的語言表達。除了模仿,同學要開始練習觀察、練習感受,從自己的日常生活裏,尋找值得書寫的事情,提煉情感。這不是指凡下筆寫的都要真情實感,而是即使虛構,也要以自己的經驗和感受為出發點,不能借用別人的情感和結論。

那我們可以從大衆媒體學些什麼呢?我認為敍事技巧、觀察角度,甚至一些修辭方法都是值得學習的。《潛行凶間》(Inception)的多層敍事手法不是很震撼有趣嗎?《我愛香港開心萬歲》不是將搞笑和批判時事結合得很好嗎?《史力加》(Shrek!)則是反轉傳統童話故事,教人多用獨特觀察角度的例子。

其實值得學習的例子還有很多,問題是我們如何由抄襲和借用, 多走一步,糅合學到的知識和自己的經驗感受。

分成兩半的寫作

我們常常問:靈感何來?彷彿沒有靈感便寫不出什麼。有一種觀點是,作品的誕生源自作者的理念。即是作者為了表達內心的某個理念,繼而寫作,成為作品,而作品也就寄託着作者的理念,當然也有失敗的作者,有理念卻寫不出來。相信持這種觀點的人,會問作者到底想通過作品表達什麼?是不是很熟悉?正是我們關心的——作品主旨。學校教育,普遍循這種觀點讓同學認識文學。

另一種觀點,相信作品源自生活。作者寫作的時候,並不是想表達什麼理念,只是想模仿或重現自己的生活而已。這有點像我們拍照,並不為了表達什麼,只不過想記下來眼前的美食,好等日後重溫(重現)。如果是這樣的話,作品根本沒有什麼主旨啊!我們也不能問作者到底想表達什麼。身為讀者,我們反而要問,這個作品帶給我什麼?作品要模仿或重現的生活,跟我的生活有何關係?相信這種觀點的人指出「作者已死」,作品的解釋權在讀者手裏。

寫作還有沒有第三個開端呢?我想是有的,就是讓自己的想像力放肆,像牛仔般拋出繩套,抓到什麼便寫什麼。意大利作家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有一部小說叫《分成兩半的子爵》(The Cloven Viscount),講的是子爵被炮彈炸為兩半,兩半各自生存下來,變成兩個半邊人的故事。卡爾維諾既不是重現生活(小說的情節在現實裏並不可能),也不是想表達什麼理念,只是覺得這個想法好玩便寫下去,像遊戲一樣。

是的,單憑一個好玩的念頭,這種寫法很武斷很危險,作品隨時 會胎死腹中,或者亂七八糟。但柳暗花明又一村,說不定這個念 頭會帶我們發現意想不到的風景。我想,是值得的。

你的創作靈感又來自哪裏呢?

熱情的凝視

我在前文〈陽光魔法〉提到陽光是我寫作的開端,也是我作品的一大主題。不過,每個人都見過陽光,光和影每天都在交替,那為什麼不是每個人都被觸動,都能發現它的美呢?首先,我們要承認,陽光令我感動,但你未必有相同的感受,這是人人不同的,你必須去尋找那些觸動你的東西;其次,則是觀看的方法,我稱為「熱情的凝視」。

「打開心扉。」是我們每個人都會說的話,但怎樣才能做到呢? 除了真誠外,我相信還需要時間。凝視一個人或一些事物,這是 需要花時間的,就像我和同學暑假的每一天守在水果攤檔前,凝 視夏天的風景,一個小時、三個小時、一個下午、十天、一個 月;這些事物和景象會慢慢進入你的内心,打開你的心扉,不用 着急,你還不會明白這些事物和景象的含意,但終有一天你會明 白。